

《人猿泰山》之后……

火星大师

MASTERMIND OF
MARS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董广才 郭颖 译

《人海杂记》

明星大师



火星大师

THE MASTERMIND OF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董广才 郭颖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星大师 / (美)巴勒斯著;董广才,郭颖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2008.10
(火星系列丛书)
ISBN 978-7-80753-337-5

I. 火... II. ①巴...②董...③郭... III. 科学幻想
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098 号

责任编辑:王 放 路 嵩
封面设计:蔡薇薇
插 画:方 岩 张 磊

火星大师

(美)巴勒斯 著 董广才 郭颖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87900345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9.5 字数 12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337-5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桂元 徐学滨



目 录

140 130 120 107 098 086 076 067 056 048 036 022 014 005 001

第一章	一封	信
第二章	死者	的房子
第三章	晋	升
第四章	瓦拉·迪	娅
第五章	契	约
第六章	危	险
第七章	猜	疑
第八章	逃	跑
第九章	举	起手来
第十章	姆·泰	尔
第十一章	弗	达尔
第十二章	阿克	萨
第十三章	图	尔
第十四章	回	到萨维斯
第十五章	约	翰·卡特

第一章

一封 信



1925年6月8日，哈莱姆国

亲爱的巴诺夫先生：

1917年秋天，我在军官训练营里结识了约翰·卡特。是您的小说《火星公主》让我与巴苏姆战神相识了。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断定它是一部极富于想象力的作品。它真实的联想深深地触动了我，甚至让我觉得自己做梦都想到火星上去。约翰·卡特、德娅·索利斯、塔斯·塔卡斯、沃拉，他们如同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切实地存在着，而不是在你想象中虚构的幻影。

实际上，那些日子里，白天我全力以赴备战，没有时间遐想。然而，到了夜里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我的梦便开始了。这些梦啊，都是关于火星的。夜晚清醒时，我的双眼总是在找寻位于天际的那个红色星球，它像谜一样挂在天际，让世代地球人为之遐想，而地球人自己也一直在寻找着这一答案。

或许这个谜成了我的积郁，在训练营的日子里，它不分昼夜地困扰着我。在军用运输船的甲板上，我希望火星能在我背后的天幕上出现，让我有机会注视这位战神那只红色的喷火的眼睛，并希望自己也能像约翰·卡特那样，穿越浩瀚的时空抵达我理想的天堂。

接下来的日子，我是在战壕里度过的。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啊，到处是老鼠、寄生虫和泥巴。当我们接到命令爬出战壕时，是唯一能打破单调的、偶尔才有的、绝妙的休息时光。我喜欢战争，喜欢爆裂飞溅的炮弹和雷鸣般的枪声所制造出的疯狂、野蛮的混乱。但是老鼠、寄生虫和泥巴——我的上帝，我恨死它们了！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夸张，这我知道，但是很抱歉，我只是想把真实的我展现给你。我想你会理解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则是最好的证明。

最终我和众多士兵所要面对的，是血淋淋的战场。战争开始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就晋升到了上尉。尽管我是如此谦逊的一个人，但还是很

为自己骄傲，觉得自己没枉费青春。幸运之神的眷顾，让我感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重大。这不仅仅是为我的祖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为了那些听命于我的兄弟们。当时我们已经行进了两英里，我们还有一个先遣部队，局势对我们很有利，然而我却收到了一个命令——要求我们退回新线。

这是我从黑暗中恢复知觉后唯一能记起的事情了。我想一定是有颗炸弹在我们中间爆炸了。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兄弟们怎么样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周围漆黑阴冷。一开始，我感觉还不错，这大概是在我完全恢复知觉之前吧，然后，我开始感到疼痛。这种疼痛不断加重，直到我难以忍受。我觉得疼痛是从腿部传来的，就伸出手向下摸，当我摸到腿的时候，吓得把手缩了回来。我试着挪动双腿，才发现腰部以下已经失去了知觉。月亮从云层里露出了脸，此时的我，躺在一个弹洞里，但并不孤单——因为我周围都是死人。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恢复了勇气和体力。我用胳膊肘支起身体，想看看这场浩劫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

一眼就够了，我又陷入了精神与肉体的巨大痛苦之中——臀部到膝盖之间的部分全被炸飞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再大量失血，然而我知道自己已经流了很多血。如果我不能被及时发现的话，那么短时间内我会因失血过多而再也不会感觉到痛苦了。当我仰面躺在那儿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时，我祈祷他们不会很快发现我，那一刻，一想到要拖着伤残的身体度过余生，我就不寒而栗，感觉甚至比死亡更可怕。

我突然看到了火星红色的眼睛，一线希望在心中燃起。我向火星伸出双臂，在我向战神祈祷的那一刻，我几乎没有丝毫的疑虑。让它伸出手来拯救我吧。我知道它会那么做的，我的命运是完整的。我自身强大的精神动力，让我从残缺肉体的禁锢中摆脱出来。这个伤残的身体让我在刹那间感到了一种晕船般的恶心，然后是一声刺耳的滴答声，就像是

钢丝被瞬间折断的噼啪声。突然间，我居然能撑着完好的双腿站起来了。我低下头，看了看那个血淋淋的已被扭曲的我。站了一会儿，我把目光转向战争之星，并向它伸展双臂，在法国这个寒冷的夜晚里等待着。

突然间，我感到，我和自己飞驰的思绪，穿过了宇宙空间中的无数星尘。四周漆黑一片、寒气逼人，后来的事情，你就可以在原稿中看到了。这个稿子和这封信是借助一个比你我中任何一个都强大的人之手才送到的。你和其他被选中的人，都会对它确信不疑的——因为剩下的故事和之前发生的一切毫无关系。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呢？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我向你问候，对你能幸运地被遴选为中介人表示由衷的祝贺。通过你，地球人能够更好地了解巴苏姆人的礼仪习俗。通过你，他们能像约翰·卡特那样易如反掌地穿越时空。通过你，他们还能看到约翰·卡特所描述的景象，就像我所展现在大家眼前的那样。

你真诚的朋友，尤里西斯·派克顿，已故的美军上尉。

死者的房子



我一定是在时空转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我清晰地记得，在此之前，我仰面平躺，凝视着阳光灿烂的天空。与此同时，他离我只有几步之遥，以极其困惑的眼神俯视着我，他看人的眼神有点儿奇怪，这样的眼神我以前从未见过。

他看上去是一个老头儿，因为他枯瘦无比，而且皮肤褶皱得难以形容。他瘦骨嶙峋，四肢干枯，条条肋骨在他褶皱的皮肤下，显得尤其突兀。倒是他的硕大头骨发育得很好，这让他看起来有些头重脚轻。尽管他的头部和身体比例失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可以肯定他身上有很多的秘密。他低着头，透过他那高度数的大眼镜盯着我看。而我也有了仔细观察他的机会：他约有五点五英尺高，毫无疑问，他年轻的时候还要高些，因为他现在有点儿驼背。他穿了一件普通而破旧的皮铠甲，在里面装着一些武器和烟袋。他骨瘦如柴的脖子上，挂着一串嵌着宝石的大项链。除了这两样东西，他几乎是一丝不挂。这串项链华贵无比，就算是已经有了这样一条项链的皇后或贵妇，也会不惜用生命去交换。他的皮肤是红色的，头发也已经灰白。他十分迷惑地看着我，用左手的手指抓着下巴，并慢慢地抬起右手若有所思地搔着头。然后他开始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和我说话。

他刚说了几句，我就坐起来，对他摇了摇头。然后我看了看四周，我坐在一块高墙围起的深红色的土地上，土地的四周由一个建筑物的外墙围起。这个建筑物在某些方面更像是欧洲的封建城堡，而不是任何一个我所能想到的熟悉建筑。顶棚线缝残缺得像要塌了似的，然而整体看上去还是蛮和谐的，并不缺少美感。这个围墙里生长着的尽是一些光怪陆离的树和灌木，几乎每棵树木上都绽放着花朵。彩色的鹅卵石在它们身边萦绕着，闪烁着绮丽的光芒，恰如瑰丽的稀世珍宝。多么有趣奇妙的景观啊，人世间罕见的光芒在阳光下闪耀欢腾着。

这个老头儿又说话了，态度很强硬，像是重复着被人忽视的命令，但我又一次摇了摇头。

然后他把手放到了一把剑的剑柄上，但当他抽剑的时候我跳了起来，结果连我现在都很难说清我俩谁更惊讶。我一定是飞起了十英尺，并落在身后二十多英尺的地方；那一刻，没有丝毫的怀疑，我知道自己一定是在火星上，因为在此之前我在约翰·卡特的原稿中看到了他所描述的火星：较小的地心引力，土地的颜色和火星人发红的肤色。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然而却没有得到世界科技文学出版社的赏识。毫无疑问，我站在了这片他所描述的红色星球上，我来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世界——巴苏姆。

我敏捷的身手让老头为之一惊，尽管他很不情愿地也跳了一下，但结果是，他的眼镜从鼻子上摔到了草地上，就在他失去了这个人造助视器时，我发觉这个可怜的小老头简直就是个瞎子。他在他膝盖附近疯狂地摸索着掉在地上的眼镜，好像如果不马上找到就会丢掉命似的。

他大概以为我会趁他无助之际杀了他。尽管这个巨大的眼镜距他只有几步之遥，他还是无法找到它。他的固执可把他的手给折磨坏了，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把眼镜周围的地方都摸遍了，就是没碰到它。

我站在那儿，看他做着无用功，心想他一旦找到了眼镜，那把剑就会毫不犹豫地刺透我的心脏。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一个人进来了。

透过远处的建筑物，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红皮肤人，飞快地向这个可怜的小老头儿跑来。这个新来的家伙，一丝不挂，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他脸上暗含杀机，而这个干枯无助的小老头却像鼯鼠一样，屈尊负疚地站在那儿，只是因为丢了眼镜。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保持中立。因为这不关我的事，再说，我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到底应该偏向谁；但当我又瞅了瞅拿棍子那人的脸，我在

脑子里画了个问号：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注意到我？

从新来的家伙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不是天性野蛮凶残，就是神经错乱。显然，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会在解决掉了他的老牺牲品之后，把毒手伸向我。相对来说，那个老头儿挺无辜的。他的大脑还算正常，他没有能力对别人造成危害。当然他抽出剑指着我时，一定不会是在向我表示友好，但至少如果要我在这两个可怕的家伙之中选择的话，老头儿相对来说要好一点儿。

老头儿还在找着他的眼镜，就在那个裸体男子要碰到他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帮老头儿一把。当时我一丝不挂，手无寸铁，离他们有二十英尺远。可我相信，仅凭我的凡人之躯，一瞬间就能轻而易举地跨越这个距离。而且那把出了鞘的剑就在老头儿跟前，那是他在找眼镜时，丢在地上的。就在那男子举起棒子的那一刻，我一个箭步来到了这家伙跟前。他把那个要砸向老头的棒子指向了我。我侧步躲闪，但我发现，凡人之躯的敏捷性有好处也有不足。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学会走路，而且我还要学会用一种新武器和这个手持大棒的疯子进行战斗。至少我认为他是个疯子，看他那狂暴的样子和脸上可怕的表情，又有谁不会这样想呢？

我试着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新环境，但却摔倒了。我发现自己不但没能给对手以严厉的打击，反而无法逃脱死亡的厄运。我像孩子学步那样蹒跚着，努力想控制自己，但仍四仰八叉地摔在猩红色的土地上。所以决斗在一开始就注定要大费一番周折。我努力不让他打到我，因为他手里的棒子会把我砸扁的。我一边努力躲避坑道，一边努力巧妙地躲开他。真的挺伤自尊的，但事实就是这样。

然而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我就学会了走路。危急之时我快速地调动我的肌肉与躯体躲过了他的一击，我的剑尖也顺势扎到了他，让他挂了彩。他疼得野蛮地吼叫着，接下来他可谨慎多了。趁着转换位置的工夫，我扑向他，把他压在了地上。火星给了我不可思议的力量，这让我

有了新的自信，我更加疯狂地在他身上乱扎乱砍，直到看到他的血流了一地。他已经死了，但我还是很小心地避开他强有力的臂膀，生怕他那可以砍倒一头公牛的臂膀再次抡向我。

决斗刚刚开始时，我总是尽力躲闪着他，所以不一会儿我们就已经越过了围墙，离原地很远了。现在我刚好面朝原地站着，看见那个老头儿找到了他的眼镜。他迅速地把它架到了鼻梁上，随即扫视了一下周围，他发现了。于是他开始大叫，并拖着他的短剑向我跑来。在我那个红色火星展开激烈的战斗时，我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思绪。因为那时我很担心老头儿摸到眼镜，那样我要面对的便是两个敌人，而不是一个了。所以我才加倍地狂击那男子。当时他挥舞着棒子，棒子带起的风吹起了我的头发，我觉得差一点儿就被他砸到了。然而他的进攻留下了破绽，我借机恰好刺中了他的心脏，确切地说是刺穿了。我努力地回忆约翰·卡特书中的情节，朦朦胧胧地记得他是这样写的：火星人体器官的位置和地球人不完全一样。一瞬间，他就倒下了，这个结果让我很满意。我本想弄伤他，却意外地刺中了他的心脏。这样我就把他彻底地从战斗中踢开了。就在这时，老头儿来到了我的面前。他看出我正准备战斗，看样子我曲解了他的用意。他的剑没有做出任何不友好的举动，而且他还努力让我相信他没有任何敌意。他很兴奋，但很明显地为我听不懂他的语言而恼火和不知所措。他对我这样友好，真的让我迷惑不解。他欣喜若狂地冲着我尖叫，语气蛮横，像是在命令。接着他把剑放到剑鞘里，这一举动可比他叽里呱啦说的那堆话有意义多了。然后他比比划划地打手势，我觉得他是想讲和，于是把对准他的剑放了下来，想让他明白我没有任何要伤害他的意思。

他看样子挺满意的，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被我打倒在地的那个人身上。他蹲下来，摸了摸他的脉搏，听了听他的心跳。最后他摇摇头，站了起来。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哨子，“嘟”地吹了一声。

不一会儿，从我们周围的一座建筑物里，跑出了二十多个人。他们红色皮肤，赤身裸体，没拿武器，向我们奔过来。老头儿对他们发出了一串指令，他们把倒在地上的那个人抬了起来。老头儿带着他们向那个房子走去，并示意我跟着他。看样子我只能从命。

无论怎样，我在火星上遭遇敌人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真是“无上荣幸”。看来，要想在火星上如履平地，立于不败之地，只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

老头儿把我领到一个小屋里，里面有很多扇门。其他人也带着被我杀死的敌人穿过了其中的一扇门走了进来。然后我们随老头儿来到了另一间屋子，里面光芒四射，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竟然是如此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可怕的景象。

屋子里面，桌子平行排列着，摆满了整个房间。无一例外，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具死尸。要么是被局部肢解的，要么是手脚不全的。每张桌子上面，都有一个架子，架子上面放着各种形状的容器，下面连着很多外科手术工具，看来我进入火星的通道，就是这庞大的医学院。

老头儿一声令下，随从们把这个火星星人放在一张空桌子上，然后出去了。这时我的主人，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他的话，示意我往前走。当然我并不是他俘获的猎物。他一边用平和的语气和我说话，一边在我已死去对手的身上切了两个小口。我猜想，大概是切在了主静脉和主动脉上。然后他敏捷地把两个输液管分别插在了切口上。其中一个和一个空玻璃容器相连，另一个也与一个类似玻璃容器的东西连了起来，里面装满了清水般无色透明的液体。连好后，老头儿按动了一个小型机器上的控制按钮。这时，这个可怜的家伙的血液被抽到了那个空罐子里，而另一个容器里的液体也被压进了他流净了血的静动脉中。在手术的过程中，他似乎在向我介绍着什么，从他的语气和手势来看，他像是要把手术的目的和方法等细节告诉我。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要理解他的话是非

常困难的，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一样。对我来说，他说与不说，没有任何差别。但我亲眼所见让我更有理由相信，他是在对火星人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手术结束后，他拔掉输液管，用看起来有着很强黏着性的胶带把刀口封好，然后示意我跟着他走。我们就这样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无一例外，每个房间里都摆着同样令人作呕的尸体。老头儿在一些尸体旁停下脚步，要么简单地检查一下，要么看看挂在桌子前面类似记录的东西。

在参观完一层最后一个房间后，主人带我沿着倾斜的滑道来到了二楼。二楼的屋子与一楼的没什么区别。但是桌子上的尸体，和一楼那些被肢解的相比，要完整得多，而且他们身上很多地方都裹着黏胶带。当我们在一个屋子里穿梭于一堆死尸中间时，一个侍者或奴隶模样的火星姑娘走了进来，和老头儿说了几句话后，他便示意我跟着他，我们沿着滑道来到了另外一栋楼的一楼。

这是一间金碧辉煌的屋子，一位老妇人在那儿恭候着。她看上去很老，脸部好像受过伤似的，几乎变了形。她佩戴着华丽的饰品，被一群妇女和武装警卫簇拥着。看来她的地位非比寻常，但这个老头儿却很不客气。在我看来，他对她的态度就像主人对待随从一样可怕。

他们俩经过漫长的谈话后，老妇人身后的一个护卫走上前，把他身旁的小衣袋打开，从里面掏出了一把看起来是火星钱币的东西。他数了数，把它们递给了老头儿，然后老头儿召唤老妇人跟着他，并示意我跟随。老妇人的几个女仆和护卫也起身要与我们同行，但老头儿摆手强令阻止了他们。这样老妇人和身边的一个护卫就与老头儿争执起来。他极其反感地把钱币返还给了老妇人，这场争执因此而停了下来。看来问题解决了，因为她拒绝收回钱币。和随从说了几句话之后，老妇人便独自与我们同行。老头儿把我们带到二楼。我们走进了一间先前没看见过的屋子。它和其他屋子差不多，只是里面摆的全都是女尸。有些女尸还

十分漂亮。老妇人紧随老头儿，小心谨慎地查看着这些可怕的尸体。

她溜达了好几个来回，每次都要在一张桌子前流连一会儿，桌上的那具女尸美丽极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人。当老妇人第四次来到她的身旁时，她意味深长地注视着这个已香消玉殒的面庞。过了很久，她才开始与老头儿交谈，好像问了许多问题，而老头儿粗鲁地回答着，显得极不耐烦。然后老妇人指了指那具尸体，对旁边瘦小的看守员点了点头。

老头儿一阵急促的口哨，唤来了一群仆人。在干净利落地下了几道命令之后，他便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稍小些，里面摆着几张空桌子。这些桌子和邻屋的桌子差不多。屋子里有几个看似奴隶或侍者之类的人。主人命令了一声，他们就帮着老妇人摘下饰品，散开头发。让她在一张桌子上躺下。他们给她全身上下都喷上了一种类似消毒药水的东西，然后仔细把她擦干净，又抬到了另一张桌子上。在 20 英尺之外，放着另一张与它平行的桌子。这时门被打开了，两个侍者抬着那具漂亮女尸走了进来。他们先把她放在了给老妇人消毒用的那张桌子上，接着又把她抬到了老妇人的邻床。就像对待被刺死的那个火星人一样，小老头儿也在老妇人身上开了两个小口。血流了出来，血被抽光后，透明液体又被输入到血管里。老妇人死了，她躺在那个光滑的平板上，和她身边那个美丽女子一样，都成了僵硬的尸体。

老头儿早已把手术工具挂到腰上，在给自己彻底消毒之后，便在手术工具中选了一把尖刀，沿着老妇人头部发线，把她的头皮连带头发都割了下来。如法炮制，他也把那个年轻姑娘的头皮割了下来。然后，他拿起了一个针状的柱体，柱体后拴着柔软而纤细的线。老头儿用针形柱体沿着剥下头皮后所显露出的纹路，把每个尸体的头颅缝好。整个手术过程精彩绝伦，他精湛的技术，不是我用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

四个小时之后，老头儿调换了两个女人的脑浆，并敏捷地把神经和神经连接了起来。他用特制的黏胶带，把两个人的头牢牢地裹了起来，